

日本能否爆发社会革命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孫文庭編

國民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國民二十七年二月再版

戰時閱讀物編譯出版社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版 所

權 有

實價每冊壹角五分

著作者 孫 文 庭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行所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售珠市中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目 錄

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二
二 日本社會革命的初步考察	一三
三 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二八
四 日本國民不堪戰爭的負擔與壓迫	三七
五 日本國內反戰運動	四四
六 日本工農的革命運動	五一
七 日本爆發社會革命是對華作戰的結果	五七

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日本農民的極度窮困和不滿現狀，封建殘餘的阻礙資本積聚和中產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野蠻壓迫，知識份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巨大的工匠和小工商業者階級的革命醞釀，一切政治社會自由的不存在，皇朝和官僚的專制，警察的暴虐，統治階級和整個行政機關的普遍腐化——這一切是現代日本的特徵，使我們回到沙皇時代的俄國。不論日本，軍隊有怎樣多，不論日人宣稱它怎樣地忠誠，不論日本向亞洲的擴展有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稱民衆對天皇的熱忱，實際上日本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安全和接近於革命，正與舊俄相同。

日本和帝俄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還沒有經驗過它的一九〇五年。因爲日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或根本沒有和設備良好的強國軍隊打過）羣衆的革命情緒被壓到暗中去轉移到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轉移到對華戰爭，攻擊一切自由主義，轉移到崇信日本高於一切和皇族的神聖了。日本的農民和工人對於天皇的作用還沒有全部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正和地主、廠長一樣是他們的壓迫者。在羣衆還可以被愛國情緒所麻醉，還相信對外侵略可以繁榮和解救飢餓的時候，革命還可以不致爆發。現在破產和絕望的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人小地主等把憤怒和失敗表現在中世紀的陰謀、秘密團體、和暗殺「腐敗的政客及自私的資本家」，表現在反對資本家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所謂法西斯主義。現在，大部人民還跟隨着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的領導，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在變更了的條件下接受主張推翻現代社會制度的份子的領導。只要

這些中間層一旦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一旦胡璉天皇並非站在各階級之上，而是與統治階級站在一起，那末他們的高難的經濟地位將逼迫他們反對現有的領袖。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斯主義受到了官僚、陸軍軍官、大地主和某些大資本家的支助。在這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從純粹反動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自明治時期即已存在，並且一直是皇朝及其警權的強力支柱。這些份子，當大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時，曾一時斂跡，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日本割去滿洲以後，他們又抬頭了。他們企圖支配或代替許多民衆團體，絕望的中等階級和農民的團體，並且將他們的仇恨和失望多少移轉到極力支助侵略中國，和反對勞

工、佃農以及激進的知識份子的警察恐怖主義方面了。

領導着法西斯運動的是統治階級中的封建軍閥，以荒木大將爲其首。這叫軍事法西斯運動。它的力量，大部依靠在鄉軍人協會，這種協會滿佈全國，使軍部的意見可以傳到每一個鄉村。協會的會員是帶點強迫性的，包括一切退伍的軍人，這就是說，每一個農民家庭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一共有四百萬人。靠了這個組織，荒木及其支助者開始發動全國支助他們的武裝侵略亞洲的計劃，並作欺騙的宣傳，宣傳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並保證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們再三向人民保證日本征服中國成功後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但這些軍事法西斯宣傳者最終還是代表着地主、職業的軍閥和一部份官僚的

利益。是的，他們真恨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財閥可享受種種現代的奢華而他們則十分貧困。他們痛恨大資本家從一九一八年起把持着政權。不過軍人沒有大資本家是不成的，不論開戰或發展滿洲，都需要金錢。不論荒木派怎樣高呼反對「貪婪和自私的資本家」，但要改變就祇有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份子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軍隊等。所以軍事法西斯主義是虛妄而不合現實的。不管他們在口頭怎樣講，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與大資本家妥協和勾結。

少壯軍人

但法西斯運動的軍人並不都是這樣的。許多陸海軍的少壯軍人是真正想消滅獨占資本的，真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一般少

壯軍人多半出身中下階級，在中級軍官中佔很大的比例，許多是恐怖團體的會員。他們和大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並無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都是小地主、較富的自耕農、小工商者的子弟他們的薪俸極低。照日本陸海軍的俸給，下級軍官只有十二鎊一年，官級較高的從五十八到一百鎊一年。在一九三一——三二，年俸六千六百元的海陸大將只有十五人。

而且出身平民的少壯軍人絕無升遷的希望，因為不像軍隊中的富家子弟，沒有在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二七年，志願兵法案通過後，凡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服兵役滿了一年並受試及格的人方可以充任中級軍官，這個法案使中下階級的子弟能充任中級軍官，但要想升遷較高的官職是極端困難的。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霸佔着高位（日本的聯隊長普通至少是五十歲）可是自一九三〇起荒木系軍閥開始控制着軍部並且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荒木倒台爲止。這個荒木所

領導的團體並非由軍人貴族所組成。因此他們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裝出和財閥政客沒有關連的樣子。他們自認為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歸政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

在社會的頂端，通常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和軍閥中最反動的部份。他們想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和對農民及中下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和田中都高呼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國難，因為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家族制度政治的復活而已。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主張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封建行為」的真正自由黨，改良主義的工黨也很微弱。只有個別

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雄行等擁護自由主義和間或作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反動行爲的呼聲，但這一類人很少，也沒有什麼後盾。實際上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自由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前十年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法西斯了。在日本，共產主義和它的政策是被人認作推翻現政的唯一代替物。因此，它們受盡當局的種種野蠻壓迫和不斷地肅清「不穩思想」。

雖然共產主義已經被壓到地下，雖然共產黨常被處死或終生監禁，雖然大部份勞工運動轉到幫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由於羣衆的窮困和失望而發生的革命運動在目前被分散到反動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但革命的精神不但沒有粉碎而且一直是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最嚴重的禍根。

只要一個軍事上的挫折——還不必什麼失敗——或只要確切證明了軍事領袖正和政客一樣地準備出賣於大資本家，目前羣衆的反動愛國運動立刻會轉變

到共產主義，或走向叛亂和革命一類的毀壞和危及國家的信用與穩定的活動。

軍人貴族實在是弄火。現在這個火就是直接反對中國，蘇聯和一切其他的國家，反對一切在日本的激進的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是，風向會轉變過來，或者這個火碰到障礙，轉而燒燬玩弄它的人。

雖然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了新聞檢查和秘密審判和它在目前被驅入地下而無法測定，但當局對大中學以及無產階級中的「不穩思想」的焦急，對佃農協會的野蠻壓迫，幾個月後或竟是一二年後才准發表的大批地逮捕人民，天皇每行出巡時的「集體逮捕」，共產黨在佃農中的勢力和不計生死的左翼的活動——這一切證明了這種運動依然很強烈和許多人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和飢餓。

每一年總有成千成萬共產黨或「不穩份子」被捕，並且宣布這是「最後一

次」的肅清，可是好像一直有新的黨員和新的領袖不顧酷刑，監禁和死刑準備繼續幹下去。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沒有改良與和平進步的可能。青年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人，可是更多的人却加入了革命運動。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證明日本的地下活動是非常的強烈。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員、作家、教授、工人，有時是農民，有時是政府職員。可是在被捕的人中，表明了共黨主義已經伸入日本最貴族的家庭。過去幾年，有九個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因「不穩思想」而判罪。

是的，有許多被捕的在反省後而釋放的人，普通都是因為受不住酷刑或家屬不能生活。反省的人常常在文書簽「轉變」二個字。但是，有一個轉變了的共產黨懸梁自殺，並留下一個短簡，說「我雖轉變仍無辦法。」這代表了典型的成千成萬在壓力下反省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自殺。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爆發的

那些偏袒日本的外國人，那些英國的保守黨夢想日本是遠東的安定力，是一個進步和文明而有秩序的國家，可以拯救亞洲於共產黨之手和保護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利益。這些人至少應該明白他們在和一個火藥庫接近。這個火藥庫充滿了對西方的瘋狂仇恨，尖銳的社會對立，無衣無食的千萬工人，農民，和毫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潛伏的怨毒和狂怒。這個庫遲早必定要爆發的。我們決不要夢想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就可以消除爆炸的危險。征服中國或一部份西伯利亞決不能拯救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或有益於小工業家的生活。日本的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擴展，祇是加廣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鴻溝而已。（汪衡譯尤提萊作）

二 日本社會革命的初步考察

一

即在中日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爆發以後，我們主張抗戰的論者，每喜歡把期望中的日本社會革命的誘起，認為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即是說，我們預測日本的國外侵略戰爭會化爲國內的戰爭。誠然，一切戰爭，不論勝敗，只要規模相當的大，期間相當的長，都會引起社會的危機和威脅支配階級的地位，不過這種社會危機會不會爆發爲社會革命，社會的矛盾要不要靠無產階級革命來解決，以及這種革命能否得到成功，就要看這一個國家的社會革

命的客觀和主觀的條件怎樣，以及戰爭對於這些客觀和主觀條件的影響怎樣而定。所以，日本的社會經濟危機之因長期的戰爭而發生，雖無可疑，但關於社會革命的必然性的預測，我們還要把日本的客觀和主觀諸條件先加以詳密的攷察才行。

從蘆溝橋事變到現在，已快到兩個月，但以日本政府的高壓，和言論統制新聞封鎖的政策之厲行，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內的社會經濟情況怎樣，內部矛盾的開展怎樣，特別是有組織的工農大眾和他們的政黨對於這戰爭的反響怎樣，我們很難知道。不錯，戰爭的龐大負擔之壓在大眾的身上，使他們起厭倦戰爭之念和對政府不滿意，是可以想像的。其次從報上所露出的一鱗一爪，我們已看到這兩月的戰爭已激起日本社會內部的不安。不過，單從民衆的一種漠然的情緒的表現，或零碎片段的事實，來預測日本社會革命的前途，不獨是不夠，